

雖死猶生民族魂

空軍英戰史

● 徐華江

投身航校赤忱報國

余為空軍官校第七期的畢業生，畢業日期為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廿六日，正是抗戰高峰期。

歲月悠悠，一甲子快速飛逝，當年的戰鬥夥伴，有些血灑碧空，為國捐軀，倖存者亦白髮蒼蒼，年邁體衰，不復當年的豪情萬丈，壯志凌雲。但同學情誼未隨時光而流逝，回首當年，反而益形親密。余雖不文，願以一支禿筆，縷述當年出生入死，赤忱報國的經過，俾為空軍英勇戰史增添一些雪泥鴻爪。

「九一八」事變後，日寇謀我日亟，華北烽火遍野，不少熱血青年，為挽救國家危亡，毅然投身軍旅，背井離鄉，遠別親人，隨軍東飄西蕩。加之戰火阻隔，早

已與家人失去聯繫，而有些人作戰陣亡，更是生死兩茫茫，親人無法知悉，即使戰火餘生，也成了失群的「孤雁」，徘徊天際，欲哭無淚。惟一可想的念頭就是殺敵報國，消滅敵寇，所以每逢臨陣，都是個個奮勇人當先，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余就在此一情況下，投身空軍官校，學習戰鬥飛行，希望乘鐵翼、御長風，與敵人決一死戰。不過，當時的空軍官校名稱是「航空學校」，係因國父孫中山先生倡導「航空救國」，提早在培植航空人才而設。先總統蔣中正繼承國父遺志，於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在中央陸軍官校成立航空隊，翌年在南京正式開課，同年六月，航空隊改為「航空班」，教導飛行

學校，七月，洛陽航校改稱中央航校洛陽分校，余為洛陽分校的學生，後來改敘為空軍官校第七期。

第七期同學的飛行教育經過三個階段，先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在洛陽完成初級飛行訓練後，轉至笕橋本校繼續進行中級飛行訓練。一九三七年五月開始高級飛行教育，區分為驅逐科、轟炸科及偵察科，實施個別單科教育。不料，僅兩月餘，發生「七七事變」，抗戰全面爆發，「八二三」淞滬戰後，杭州已遭敵寇威脅。八月初，全體師生西遷，余為驅逐科學生，隨隊

，直到一九三一年才把航空班正式開組為「航空學校」。十二月遷往杭州，以笕橋

遷至漢口繼續飛行訓練，因日機空襲，無法正常訓練，再遷往昆明完成全部高級飛行課程，遂於一九三八年三月畢業，投入戰鬥行列。是年七月一日，中央航校正式改組為「空軍軍官學校」，我們這些畢業生也改敘為「官校第七期」。

領袖頒空軍座右銘

空軍官校改組之初，由總統蔣中正自兼校長，曾手書十二訓條，作為空軍健兒的座右銘：

第一、至高無上，為空軍救國獨一無二的責任。

第二、為國捐軀，為空軍救國殺身成仁的精神。

第三、有我無敵，為空軍救國至大無畏的膽量。

第四、服從命令，為空軍救國共同一致的要素。

第五、再接再厲，為空軍救國盡忠黨國的氣節。

第六、冒險敢死，為空軍救國死中求生的出路。

第七、精密周到，為空軍救國持顛扶危的基準。

第八、親愛精誠，為空軍救國共同生死的德性。

第九、質素樸質，為空軍救國光明磊落的本色。

第十、自強不息，為空軍救國雪恥復仇的志氣。

第十一、克服天然，為空軍救國戰勝一切的本能。

第十二、堅忍不拔，為空軍救國最後勝利的要素。

除這些條文外，先總統蔣中正又補充說：「這些訓練乃為我空軍將士，缺一不可的寶筏；而愛惜時間，乃為成功立業之要訣；團結精神，乃為戰勝一切的要訣。」空軍將士數十年來，對這些訓示一直奉行不渝。

余於一九三六年一月廿日首次瞻仰校長蔣中正，是日他蒞臨筭橋航校主持第五期學生畢業典禮，我們第七期同學由南京搭火車前往參加，典禮後，蔣中正偕同夫人與全體畢業生合影留念。我們著學生裝立於畢業生之後，這種白制服已廢止多年，而今只有從照片中去追尋了。

七期同學於南京中央軍校完成入伍訓練後，於一九三六年移駐洛陽航校，臨行

前特與八期的朱興義、韓振英、張成業等四位學弟合照。當時所著軍裝為陸軍冬季軍裝，四個口袋，腰繫橫皮帶，有領章與符號。其中同學好友朱興義，已亡故多年，思之愴然。

筭橋航校校園寬廣，花木扶疏，東南一隅有獨棟房屋廿餘幢，稱為「醒村」，為校長、學校主管及飛行教官眷舍，外觀都是兩層樓房，但從空中看房舍有大小，房距有長短，很容易判斷出官位的不同，樓房格式也有區別。在房舍東北前方有一條機場專用鐵路，運輸飛機燃料及器材，西南方中間有田字形道路，四周有房舍，為校本部所在地。靠近教官眷舍下方之長條房舍，係學生寢室及生活區；在學生寢室左前方為「家枚堂」是集會及學生上課教室。房後有白色長方形建築為游泳池，學生寢室對面房舍為教官宿舍，再靠北邊一條房舍約三、四幢為校部辦公室，並由此進出至機場，當時無跑道。校園右前方有棚廠，可供修護飛機之用。棚廠門前置有長凳數條，供飛行生休息及待命區。棚廠前方約五十餘公尺處，即為停機處，停靠各式教練機。棚廠後的大型房屋為修理廠房。在棚廠右方有大小不等的房舍，係

中供補給飛機、油類等設備。上方有棚廠兩座，可供飛機儲放之用。

雜誌

洛陽分校初試飛行

(上) 史戰勇英軍空

空官第七期同學係於一九三四年與陸官第十一期同時入伍，由文學校招收的學生入伍較遲，約在一九三四年底或一九三五年初，共七十一人，由陸官轉入航校者有七十二人，編成兩個學生連，後來又因飛行訓練成績較差者遭淘汰，再改編為一個學生連。「兩廣事變」後廣東航校七期學生六十餘人併入洛陽航校共同訓練，前後約兩百餘人，畢業時為一百五十三人。

當時空軍制服與陸軍有別，陸軍為軟胎小帽，領章兩旁標示軍階，左胸前有姓名及軍階符號一枚，束皮腰帶，打「綁腿」。

空軍則戴大盤帽，領章圓形，上書航校，旁書「飛行」或「機械」，符號上方書中央航空學校，右邊直行書「飛行」或「機械」學生，中間三個圓圈當中書姓名，軍階在左臂上，腰帶為布質，有大扣環。兩軍最大差異在空軍不用「綁腿」，為寬口褲，服裝口袋各為四個，大小有差。服裝顏色，陸軍為草黃色，空軍為草綠色。我於入伍期滿後，與溫炎、王詔、張哲

空官第七期同學係於一九三四年與陸官第十一期同時入伍，由文學校招收的學生入伍較遲，約在一九三四年底或一九三五年初，共七十一人，由陸官轉入航校者有七十二人，編成兩個學生連，後來又因飛行訓練成績較差者遭淘汰，再改編為一個學生連。「兩廣事變」後廣東航校七期學生六十餘人併入洛陽航校共同訓練，前後約兩百餘人，畢業時為一百五十三人。

當時空軍制服與陸軍有別，陸軍為軟胎小帽，領章兩旁標示軍階，左胸前有姓名及軍階符號一枚，束皮腰帶，打「綁腿」。

空軍則戴大盤帽，領章圓形，上書航校，旁書「飛行」或「機械」，符號上方書中央航空學校，右邊直行書「飛行」或「機械」學生，中間三個圓圈當中書姓名，軍階在左臂上，腰帶為布質，有大扣環。兩軍最大差異在空軍不用「綁腿」，為寬口褲，服裝口袋各為四個，大小有差。服裝顏色，陸軍為草黃色，空軍為草綠色。我於入伍期滿後，與溫炎、王詔、張哲

安仁、李侃、谷健民等同學和梅慶嵐、高元錚兩位排長合影留念，仍著陸軍服裝。照片中的十五人中，谷健民中途離校，除去兩位排長及兩位電雷排同學外，尚有同學十人，惟於抗戰期間，為國犧牲者有張哲、溫炎、于廣武、李侃及王安仁等五人。睹照思之，無限悲痛。

入伍訓練後，我們於一九三六年三月初，由南京乘火車赴洛陽，抵達後，六期學長尚未離校，合訓了一段時間。我們先上學科課，三月十九日開始學習飛行，我的教官趙超凡，係航校五期。同組飛行同學有王方柱、趙毓棟、黃善基、羅應鐘、朱興義……。

飛行訓練用機為美製教練機雙翼弗力提(FLET)機，約九十五匹馬力至一百二十五匹馬力，前後兩座，教官居前，沒有通信設施，在空中練習均以手勢或頭部動作表達，有時搖搖駕駛桿也是傳遞信號。

第一次上飛機為試乘飛行，由教官簡單講解飛機各部門作用後，即由教官駕駛飛向天際。余為組中第三個與教官同飛的學生

在地面跳動，當輪子不再跳動，知道已離地升空，心中有半信半疑的感覺。當飛機越過飛機場邊的圍牆，高度又升高，地面的景物愈來愈小，心中真感覺非常愉快，像自己長翅膀一樣，凌空翱翔了！

是年五月，洛陽航校改稱中央航校洛陽分校，由王叔銘將軍任分校主任，蔣中正為總校長、陳慶雲為航校校長，洛陽分校主任下轄飛行組；飛行組長為毛瀛初，陳御風為飛行班班長兼教官，因為飛行訓練分上、下午兩次，故而有兩位飛行班長。我的教官為趙超凡技術優良，耐心教學，脾氣溫和，實為同學福氣。我至今對他的懷念不已，其他教官多為三至五期學長，教學熱心外更有青年活力，偶爾會帶我作課目外的飛行，感覺新奇而刺激的，但同學之間不能公開，因為這是不合規定的。

俗話說「行船三分險」，而飛行比行船危險多了。余學習飛行後，正慶幸不曾發生意外，不料九月廿四日終告發生不幸

，姚瑞同學和教官余勉初練習飛行時，被某同學所駕飛機攔撞，均失事犧牲。兩機相撞於起落線上，當時的規定航線高度為一千兩百呎，可能是兩機在進入航線交叉時相撞，又因高度過低而無法跳傘，在初

在地面跳動，當輪子不再跳動，知道已離地升空，心中有半信半疑的感覺。當飛機越過飛機場邊的圍牆，高度又升高，地面的景物愈來愈小，心中真感覺非常愉快，像自己長翅膀一樣，凌空翱翔了！

是年五月，洛陽航校改稱中央航校洛陽分校，由王叔銘將軍任分校主任，蔣中正為總校長、陳慶雲為航校校長，洛陽分校主任下轄飛行組；飛行組長為毛瀛初，陳御風為飛行班班長兼教官，因為飛行訓練分上、下午兩次，故而有兩位飛行班長。我的教官為趙超凡技術優良，耐心教學，脾氣溫和，實為同學福氣。我至今對他的懷念不已，其他教官多為三至五期學長，教學熱心外更有青年活力，偶爾會帶我作課目外的飛行，感覺新奇而刺激的，但同學之間不能公開，因為這是不合規定的。

俗話說「行船三分險」，而飛行比行船危險多了。余學習飛行後，正慶幸不曾發生意外，不料九月廿四日終告發生不幸，姚瑞同學和教官余勉初練習飛行時，被某同學所駕飛機攔撞，均失事犧牲。兩機相撞於起落線上，當時的規定航線高度為一千兩百呎，可能是兩機在進入航線交叉時相撞，又因高度過低而無法跳傘，在初

中級訓練即將要結束之際，發生此一不幸事件，令人惋惜。

雜誌

夜間教育磨練膽量

其實，余初期的軍人生活，除學習飛行充滿奇趣而外，在陸軍官校的入伍生時

傳來蔣中正宏亮的聲音，但講話的內容卻不十分清楚，很難聽得懂幾句，小小禮堂

我們是學生，期別又低，站在最後面，對於前面的情況一無所知，只有透過麥克風

內是窩藏臭蟲最適宜的地方，一到夜裡臭蟲全體出動向我們人身攻擊，那時既無 D

D·T，也無滅蟲藥粉，睡覺簡直是活

受罪，有時趁星期天將床搬出室外，用熱

水沖澆彈簧管中間，但效果不大。

我們的飛行訓練分上下午輪班，同學

擠上千餘把人，麥克風也不很靈光，效果

大打折扣。

航校洛陽分校的首長，原稱校長，由黃毓沛擔任，一九三六年二月分校校長改稱主任，由王叔銘為首任主任。同年六月

，廣州航校七期生併入洛陽分校，學生人

數陡增，校區轉趨熱鬧。王叔銘主任制訂

的課程在術科方面以教練飛行為主，有教

練飛行（基本課目）、集隊飛行（編隊飛

行）、技術飛行（特技動作）；學科有飛

行學、航空儀器、材料學、無線電學、航

空學、氣象學等。

兩座，教官在前，學生在後，我組共有六

人，曾在「弗力提」教練機前留影。首次

飛行是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九日，由趙教官

帶同學感覺飛行，每人留空時間約十五分

鐘至二十分鐘，以測驗我們對飛行適應的

能力。教官逐一帶飛學生，非常辛苦，加

上機場設備簡陋，沒有安適的休息處所，

身心疲勞，但因國難當頭，學習士氣高昂

。不久兩廣同學來到又重新調整編組。

兩廣學生北上洛陽肇因「兩廣事變」

係由陳濟棠所發動，一九三六年六月一

日割據廣東的陳濟棠突然反抗中央，出師

之前，曾卜卦以問吉凶，據說卜出「機不

可失」四字，陳濟棠大喜，認為大好機會

已到，決定出兵北上，誰知兩廣空軍深明

大義，於七月二日由黃志剛、余平想兩人

聯結志士，率機七架抵達南昌，此後又有

靜寂之夜，天空星斗依稀，四野黑暗，予

人以一種蒼茫的感覺，也是磨練膽量的機

會，因為當兵除要能吃苦耐勞外，更要有

適應戰地的習性。

國難當頭士氣高昂

洛陽分校的校舍是清末民初的軍營，

範圍廣闊，位於洛陽西郊，距洛陽城約兩

華里，舊名「西宮」，是和陸軍官校洛陽

分校共用，航校僅占東部一小部分。北出

營區為飛機場，設備簡陋，除有兩棚廠外

，餘無輔助建築。最惱人的是宿舍內臭蟲

特多，我們睡的鐵片彈簧床，兩頭彈簧圈

都各有精神講話，多半由兼總校長蔣中正講演，軍校禮堂小，只能容納二、三百人，

外

件，令人惋惜。

(110)

(上) 史戰勇英軍空

多批起義來歸。陳濟棠所有七十架飛機完全脫離了他的掌握，不得已而息干戈，此所謂「機不可失」之另一解釋。

洛陽是古代帝王的老都城，有「九朝古都」之稱，全盛時期有一百四十多萬人，相當繁盛。南帶洛河，北靠邙山和黃河，形勢險要。邙山是個土堆，對飛行沒有影響，中原氣候長年天朗氣清，宜於飛行，駕機由空中鳥瞰，附近阡陌縱橫，美如綠毯，一望無際。隋朝（西元六〇五年）曾在洛陽建華麗宮殿，可惜早已湮滅，據說遺跡就在我們腳下；可惜無法一睹其風貌。此外，洛陽城郊的龍門石窟，是世界聞名的佛像奇觀，有一千三百五十二座石洞，七百五十座佛龕，三千六百座碑文和大小佛像十萬尊。白居易的墓位於伊河對岸，還有城中的白馬寺和國色天香的牡丹，都譽滿全國。

新手單飛遠避為宜

我們在洛陽習飛，是先在地面由教官講解當日的課目和操作要領，再對飛機作三百六十度的檢查，然後隨教官登機「開車」，點火測試發動機是否正常。只要在開「大倅」時聽不到爆裂聲就是狀況良好

，當時覺得這是件不易學的工夫，但日子久了，對發動機爆發狀況也可判斷出來了，這是靠經驗磨鍊出來的。飛行課講解，則是在起飛前教官對全組學生講述，如第一次飛行是「平直」飛行，起飛後由教官飛到指定空域，先示範飛行，然後搖一搖，駕駛桿，用大拇指向學生一指，表示可由學生操作了。後座的學生就是同教官一樣，保持平直飛行，並參考飛機和「天地線」的關係位置，實際上「天地線」若有若無，要考羅盤方向及高度表，來確定是否在平直飛行。多半在初飛時，操作不穩，飛機忽上忽下或左右偏離，直到摸到要領後，平直飛行是很容易的。有時教官故意拉動機頭上下的索繩，使學生知所改正，其實教官一採取動作就可發現，學生即可將調整繩調整至適當位置，恢復平直飛行，使用駕駛桿只要不要太著力，飛機自然平穩前進。

那時，飛機對地面無通信設備，在空中前後座之間也無通訊設施，一切要靠手語，教官搖動駕駛桿，表示教官有動作要指示。教官輕輕拍拍頭，表示要接掌飛行，學生便可手腳鬆開，由教官操縱飛機。

班主任王叔銘也時常帶我們單飛，考驗每個人的飛行能力，有主任在座，學生無不全神貫注，仔細飛行，動作往往比平常細緻，這是求好心切的表現。

除飛行外，我們每天都有運動課程，有射箭比賽、龍球比賽，還有一位武術教官教授地的少林功夫，可惜教授時間不足，止於比劃而已。

不重休閒只重飛行

校園中的娛樂不多，只有電影一項，於每週六晚上在校園廣場放映，為黑白有聲國片，甚受歡迎，另外是學生在結業前排演話劇，在校內演出。當初排演話劇，由同學尤家選、唐中和等飾劇中人物，尤飾貴夫人，唐飾劇中男主角，在汽車旁與的座車，以現在來看，那輛汽車早已是老

段。每個學生必須經過飛行班長或資深教官帶飛一次，決定是否可放「單飛」，如果可放「單飛」，教官離開前座下機，同時在飛機支柱上繫一根白布條，可在空中飄動，其他飛機一見，知道這是一個「新手」，以遠避之為宜。學生如不能在時限內單飛，只有另選他途了。

中古董級了。

在休閒活動方面，不太受同學重視，因為大家一天忙到晚，幾乎沒有空餘時間，最重要的事就是飛行，對其他的事情並不太關心，甚至把學科也看得不太重要，因為飛行技術不及格，再好的學科成績，也挽救不了要遭淘汰的命運。

我們在洛陽自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九日開始習飛，十月結訓，共八個月，平均每人飛行一百一十次，包括教官帶飛及單獨飛行，項目包括平直飛行、小轉彎、中轉彎以及大轉彎、航線起落、「8」字飛行、香帶兒（一種飛行動作，同時利用油門增減速度，並俯衝加速，再轉彎上升，方向轉至一百八十度，然後再恢復平飛）、模擬迫降等課目。有的教官會帶學生編隊飛行，甚至翻筋斗，但這不是每個教官都如此，也不是每個學生都體驗到，僅有少數教官會如此，因為這不是制式課目。

一九三六年十月底，我們由洛陽赴杭州笕橋，展開另一階段的飛行訓練。在洛陽與教官朝夕相處八個月，已建立濃厚的感情，臨別時，教官們用麻袋裝些核桃、棗及花生等送給我們，一路上人人大吃特吃，吃得不亦樂乎。（未完待續）

書局帳戶。

本書係名作家孫樹模先生憶說世事滄桑道盡歸鄉感遇情節的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有：古月今城兩面觀、廢園舊事知多少、四載逍遙恨事多、人生長恨水長東、金色年代、大學中的人情味、漫談國文試題、家教何價、門高與不夜、開學期中話選系、落榜、讀書之樂樂何如、羅漢與仙女、午餐問題、鞠躬盡瘁話廷榴、活彌勒、江老、碧海青天菩提心、一簾幽夢在人間、夢斷天涯、美國斐城風光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並附精美彩色圖片二十餘幀，是大專在學同學的優良課外讀物，是年長者的「回憶錄」，歡迎購閱。定價新台幣貳佰伍拾元，書款交郵撥○七三九三三三一一號聖文

歸鄉驚客夢

孫樹模著 定價新台幣貳佰伍拾元